

目 录

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

.....	廖耀湘 杜建时 (1)
孔祥熙与日寇勾结活动的片断	贾存德 (67)
记上海统一委员会	吴绍澍 (79)
我怎样当上的伪满“执政”	溥仪 (94)
土肥原策动“北洋派大同盟”的内幕	许念晖 (146)
阎锡山通敌叛国罪行纪要	赵 端 (158)
文史资料工作简讯	(277)

附注:

对《我们所知道的关于美蒋勾结的内幕情况》一文的补充和
订正见《选辑》第三十七辑二四四页、第四十三辑二七五、
二七九页

对《记上海统一委员会》一文的补充和订正见《选辑》第三
十七辑二四四页

我們所知道的关于美蔣勾結的內幕情况

廖耀湘 杜建時

(一) 美蔣關係的起源

1937 年中日战争发生，当时美帝国主义对华政策，采取隔岸观火，保持所谓静观沉默态度，并想压制中国抗战，指使蒋介石对日妥协。但是这时中国人民抗日的要求已使美帝无法遏止，日本侵略者占领上海、南京、武汉以后，更加疯狂，美帝乃采取让中日战争打下去，借日本扑灭中国的革命火焰；同样，借中国人民力量削弱日本，自己却搬出一个严守中立的伪装面孔。

1941 年太平洋战争发生，日军偷袭珍珠港，并在亚洲大陆上遂行其南进政策，法国殖民军首先在越南向日寇投降，英国殖民军统治的缅甸、马来亚、新加坡以及泰国、印度均将不保。柏林、东京、罗马轴心，大有会师伊朗之势。英帝国主义希望中国军队出兵缅甸，牵制日本侵略军于缅甸北部地区，以免日本侵略军由新加坡、仰光沿海经阿拉干直闯印度。

早在 1941 年 1 月间，国民党反动政府应英国之邀，组织了一个印、缅、马军事考察团，以蒋介石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商震为军事代表团团长，侍从室主任林蔚为副团长，率领第五军军长杜聿明及陆海空军人员十余人赴印度、缅甸、马来亚进行军事考察，由

英国駐华武官丹尼斯陪同前往。当时拟訂了一个中英合作的防御計劃,由国民党方面預备十个軍的兵力随时开赴緬甸,策应馬來亞和印度。蔣介石希望保持仰光海口和滇緬公路的軍事补給綫,至是,乃派罗卓英、杜聿明率領第五軍、第六軍、六十六軍进入緬甸援助英軍,阻击日寇。

此时,美国既成为中国对日作战的盟邦,即对蔣介石政府陸續給予軍火物資的援助,先后給予財政貸款和中美租借协定共十三亿七千万美元;先派陈納德的第十四航空队(又称飞虎队)来华,繼派史迪威充任中国战区美軍司令和蔣介石的參謀长,以指揮国民党軍队及掌握有关作战的訓練装备补給等問題。这是蔣介石派熊式輝和宋子文先后赴美国洽商談妥的。美帝的目的,不是真正为了援助中国人民抗日,而是拿来作为支持蔣介石的反动統治,进而为它自己取得英法帝国主义在东方殖民的統治地位。蔣介石这个大流氓对美国則用不支持則拆伙的流氓手段,索取大量軍火和金錢,扩充自己的实力,准备用来消极抗日、积极反共。因此,构成美蔣勾結复杂矛盾的关系。

(二) 史迪威與蔣介石關係的始末

中国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的失敗和史迪威指揮駐印軍打通滇緬公路的作战經過是这样的:

中国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失敗退入印度的經過概况

1942年春(3—5月),蔣軍配合盟国作战,为了阻止日寇攻占新加坡向緬甸急进直入印度的猛烈攻势,应英国的請求,組織了远征軍,第一次入緬作战。当时远征軍的編組,是以第五軍杜聿明部

和第六軍甘麗初部为主干，由杜聿明以远征軍副司令长官的名义負責指揮的責任。后来（約在4月中）才派罗卓英任司令长官的职务，并增派六十六軍张軫部入緬，共为三个軍。入緬作战的目的是想占領仰光，保持这个唯一的出海通路。但日寇已搶先占領了仰光，远征軍不得不在仰光的外围与日寇作战。

当时入緬作战的中国軍隊，士气非常旺盛，在仁安羌把截断英軍退路的日軍打退，把英軍主力救出重围，在仰光外围同古接替了英軍的陣地，尔后又担任后卫，掩护英軍主力按計劃安全撤往緬京曼德勒地区。英軍原定在那里集結，再会同中国軍隊发起大規模反攻，規复仰光。但英国軍隊並沒有信守諾言，到达曼德勒立即迅速渡伊洛瓦底江向印度退却，置中国軍隊于死地而不顾。蔣介石才知道上了英国人的当，只是哑子吃黄連，說不出苦，从而迁怒于史迪威（因史迪威以中国战区参謀长的資格，随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罗卓英一同入緬，蔣介石并托史迪威特別关照中国入緬軍隊，要史担任英軍統帥亚历山大与中国远征軍最高司令部之間的聯絡，并指导作战），不过外表还是非常客气，并未見諸詞色而已。

当英軍由曼德勒地区撤入印度，中国入緬远征軍主力第五軍（三个师及直屬部队与张軫軍之新三十八师孙立人部）陷于三面包围之中，史迪威偕同远征軍司令长官部及长官罗卓英，随英軍退至伊洛瓦底江西岸，想沿江至密支那再退入中国境内。他們进至卡薩（密支那以南約三日行程）附近，史迪威得报，日軍已进入八莫、密支那，长官部与所有軍隊退入中国的归路，已被截断。史迪威认为只有迅速跟上英国軍隊退入印度，再无他策。中国远征軍司令长官罗卓英接受了史迪威的意見，命令杜聿明并直接命令孙立人师立即跟随英軍經路（实际是緬甸与印度东北角唯一簡易汽車路，以

北就是野人山原始森林，几乎是无人烟的区域），向印度英伐尔撤退。

按战术与地形而言，史与罗的决定本来是最合理的决策，但实际掌握部队实力的第五軍軍长兼远征軍副司令长官杜聿明，不愿意退往印度，仍想繞密支那以北地区回国。据杜聿明說，日本人当时尚未进入密支那（但史迪威的情报正确得多，日軍正向密支那急进中），所以他不服从史迪威与罗卓英的命令。史、罗当时陷入十分困恼与危急的状态中。英軍已退远了，中国部队长不听命令，远征軍长官部当时一个警卫連都沒有，只是孤零零的一个司令部。史迪威又得报（他当时与英軍还通无线电报），日軍已离开他們的駐地卡薩不远，他急不暇择地即偕罗卓英与长官部的官員，丢了一切車輛（卡薩以西沒有汽車路）、行李（他們沒有驢馬），自己背上一支冲锋枪，徒步而行，飢疲交迫地走了三个星期，才到达印度，会合英軍。史迪威在同古、斯瓦、巧克巴当、索吉等战役中与中国將領在指揮方針上意見分歧，因而认为中国高級部队长不听命令，促成他尔后对中国軍隊一些偏激的想法、看法和逾越常规的作法。他认为中国軍隊高級將領都不能信任，尤其厌恶杜聿明。所以后来杜聿明被迫退入印度时，他立即把杜聿明赶回中国。廖耀湘到印度边境时，史迪威的參謀长柏特諾上校来接廖，并对廖說，从现在起，你們是 Stiwel's boys（即史迪威的孩子們），不再与杜聿明有任何隶属关系，也不能再听他的話与任何命令。这时史迪威就开始产生一种新的打算，即掌握中国流入印度的这支部队，作为他个人英雄与冒险事业的政治資本，并把它变为变相的美国雇佣軍。

杜聿明是实际指揮第一次入緬軍隊的高級將領，但他当时既

不知英国的作战方针,又不知緬甸地理与特殊的气候,徒使中国军队作英军的替死鬼。在军队撤过伊洛瓦底江由江西岸向密支那撤退途中,又迟迟其行,考虑抢运英军丢下的大批军用物资。他命新二十二师在卡薩以南一个地区停留三天,致使日寇先我至卡薩与密支那,使最后归路断绝。他不知道緬北与印緬間地形与季候大变化的情况,竟又自作主张,不听罗卓英与史迪威的命令,想經由野人山中、印、緬未定界区域退回中国,致令全軍陷入死地(雨季中到处是水,羊腸小道大部淹沒,又无粮食),使军队餓死、病死、溺死一大半。新二十二师九千余人,到印度只剩飢疲之众約三千人。他自己几乎因回归热死去。他的电台也丢了,又不能与中国和英军任何一方联络,真是危急已极。当时蔣介石十分惶急,托史迪威并通过他找英国人到处寻觅搜索。后来在緬北大洛地区,始由史迪威派来的飞机发现地面上一些寻觅粮食的士兵(因飞机飞得低,发现士兵軍帽上有青天白日帽徽,飞机上人员不管是与不是,就把給养药品,尔后又把无线電池、电台、信号等投下来),才联络上,但士兵已死去二分之一以上。蔣介石接納史迪威意見,命令杜聿明按飞机丢下的地图和路綫退入印度。沿途由美机与中航机集中投粮,美国人与英国人派人至野人山与沿途經歷的部落酋长接洽,为中国军队修桥开路,历时約三个月,才陸續到达印度极东北的一个角落,最后始脱离险境。

当杜聿明决定退野人山时,也命令新三十八师孙立人跟他退往野人山。但孙立人曾直接得到史迪威与罗卓英退印度的电报,他行至野人山附近,看到形势不对,便不再服从杜聿明的命令,自行改变道路,再回轉去走英国军队退走的老路,赶在大雨未到之前到达印度。所以他那一师人员馬匹、装备尚无損失,而且收容一部

散兵与侨民，一同退入印度。史迪威和罗卓英得到这支部队，非常高兴。这时，史向英国人说话才有一点资本。因为那时英国急需军队守卫印度，哪怕一个连一个营都很好。这也是后来史迪威看重孙立人的开端。

孙立人到达印度和在野人山找到杜聿明的部队之后，史迪威就立即打算要掌握中国所有入印部队，把它变成美国变相的雇佣军，直接作为他个人的政治资本，首先把他最厌恶的杜聿明赶回中国。蒋介石与中国入緬高级将领甚至士兵，在緬甸受英军欺瞒之后，都痛恨英军。但退入印度，又一次不能不寄英国人的篱下。在此种情况下，蒋介石和一般官兵都认为美国人还是比英国人要好一点，虽然都是非我族类，所以又靦颜托史迪威照顾。流入印度的中国部队，后来统编为驻印军，以罗卓英为驻印军总指挥。由史迪威出面负责向英国人领取餉薪、人馬补给，转交给中国驻印军部队，并由美国运武器，由中国内地空运新兵，重新整补，充实驻印军各部队。史迪威又从美国调来大批军官在兰姆伽成立训练机构，训练驻印军官兵。根据蒋介石的意思，史只居于中介联络地位，中国驻印军的指挥权与行政权，仍应由中国自己将领即罗卓英负实际责任。由英方领来薪餉粮秣被服等补给物资，应该交罗卓英按中国军队法令习惯发给各部队。但史迪威在1942年春第一次緬甸战役失败之后，认为中国高级军官指挥无能又不服从命令，对杜聿明在最后紧急情况下不服从他退印度的命令尤为深恶。他对蒋介石的越级指挥及罗卓英不能严格掌握所属入緬部队，都深刻不满，认为这些都是1942年春緬甸战役失败因素（这些都是史尔后亲自对廖耀湘说的）。因之，他决心不要驻印军的中国高级将领和营以上的中级军官，只要尉级以下军官及士兵。史本人及一般美

国军官都夸称中国下级军官及士兵能打仗、吃苦耐劳、服从和勇敢，但认为中国中级以上军官不行，甚至对廖耀湘当面都说这种极不礼貌的话。史迪威存有这种偏激思想又决心这样干，所以他首先发动驱逐罗卓英及其总指挥部的所有高级军官，以去掉驻印军的首脑，然后再分别宰割两个师，去掉两个师长及团营长，改由美国军官直接统率驻印军各个单位，好象当年英国军官直接统驭印度殖民地军队一样，把驻印军变成真正名符其实的美国雇佣军，用以作为他（史迪威）的政治资本。史迪威这些思想和行动（罗卓英、廖耀湘和孙立人等都会把它报告过蒋介石），曾深深激动了蒋介石（后来廖耀湘会见蒋介石时，蒋曾当廖之面大骂史迪威）。

史迪威企图直接控制驻印军与蒋介石对史的不满

蒋介石与史迪威之间的矛盾，实质上就是蒋美之间的矛盾，从史迪威驱逐罗卓英事件起就开始加剧。驻印军当时是唯一流入外国的中国军队，是蒋介石所说的“孤儿”，部队虽少，但他十分注意。有问题就会闹到他那里；他也不得不亲自处理或过问。史迪威既决心驱逐罗卓英，首先就在蒋介石那里控告罗卓英与美国人“不合作”。当时“不合作”三个字在美国人心目里是一件大大的罪行。师里有好些中下级军官，只要是美方在备忘录中有“不合作”三个字，就要求调职甚至撤差送回国。至于在重庆、兰姆伽各地散布罗卓英指挥无能、没有统驭力、不知如何训练所属军队去打日本人，更是毫无忌憚地公然进行。最后史迪威在重庆一次重要会议上竟公然攻击诋毁罗卓英（这些都是罗的参谋长杨业孔回重庆后写信告诉廖耀湘的；何应钦来印度兰姆伽时也曾同廖谈过），含沙射影地说罗卓英总是向他要钱要餉，他不知道究竟要这些钱并要求直

接掌握这些粮餉干什么？意思是指罗卓英貪污吃缺。实际上史迪威已組織好补給与財務机构，企图掌握駐印軍命脉，不愿把粮餉交給罗卓英，而要由美国人直接发給駐印軍各团队（甚至不經师部）。当时与会者一时不明情况，为之嘩然，甚至有人认为罗有辱“国体”。蔣介石即电召罗回重庆詢問情况。罗卓英据实将史迪威要直接控制駐印軍命脉，与直接掌握駐印軍指揮和行政权力实际情况面报蔣介石。蔣介石内心十分抵触，但仍保持鎮靜，不愿因这些“小事”得罪史迪威，因而得罪美国。他表面上一团和气，順应史迪威的愿望，立即把罗卓英免职，并把駐印軍长官部大小官員空运回国。蔣任命史迪威兼任中国駐印軍总指揮，全权統馭駐印各部队，直接指揮駐印軍的两个师（尔后陸續增至三个师，最后增至两个軍五个师）。

罗卓英被調回国之后，史迪威并没有放弃他那“只要兵不要官”的想法和作法，改用变相的方法以美国軍官替代中国駐印軍的师、团、营的軍官。他在駐印軍中委派师、团、营三級的美国联络官。各級联络官各有佐理人員及电台，形成师、团、营的指揮部。在兰姆伽整訓时，举凡經理、补給、装备、訓練、指揮等等，史迪威都經由联络官这一系統直接命令部队行动（中国軍官通常也得到命令的副本）。有时，史迪威將軍队調动之后，中国軍官才知道，甚至不知道。一次，史迪威将新三十八师的师直屬部队調走之后，师部才知道。当时駐印軍的两个师长，最后只保存一点点人事权限，保存一点点主权象征。駐印軍中的中国軍官，凡与美国人不和者，即以“不合作”的罪名撤职空运回国，引起駐印軍官兵強烈的民族感情，上下非常憤慨。廖耀湘、孙立人等把这种不能容忍的状况，直接电报蔣介石，并准备必要时率軍經由西藏回国，不甘愿这样寄人

篱下，受人侮辱。蔣介石的内心对这些事非常抵触，甚至恼怒（尔后蔣介石亲自当廖耀湘之面罵史迪威为“帝国主义者”，把我們当北洋軍閥对待。史迪威一貫看不起蔣介石，在史的日記里和同他亲信談話时，經常称蔣为“蠢宝”），回电要他們忍辱負重，不能乱动，应虛与委蛇。蔣非常注意駐印軍情况，当即派軍政部长何应欽从重庆飞印度兰姆伽駐印軍营地撫慰駐印軍官兵，并对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只有廖、孙两个师及几个重炮团）传达蔣介石意旨。主要仍然是忍辱負重、虛与委蛇，先領取武器装备，并利用美国訓練机构把官兵都訓練好，团結自己官兵，自己内部暗中保持整然系統，凡部队长与美国人有摩擦者，暂时調換职务……。总之只要把武器装备拿到手，美国人最后总不能把我們的部队带走等等。廖耀湘和孙立人当时把史迪威及柏特諾等种种违反国际常态的作法，一一告訴何应欽并轉呈蔣介石。也提到1942年史迪威与英国人利用中国軍隊作替死鬼，最后将其置之死地的情况，尔后应特別当心，不要再蹈前轍。必要时，我們要靠自己（因日本当时有随时打印度的可能，以策应德国法西斯在苏联的攻势），准备好由西藏退回国内。何应欽說：1942年入緬战争和悲惨結果，委員長都知道，現在情况委員長也深刻知道和深深挂念，委員長与史迪威也是虛与委蛇。

接着何应欽談到史迪威要直接掌握运入国内的武器装备，不愿交給軍政部統籌支配，甚至要由他挑选部队加以装备，由他訓練、补給、指揮。何当时提到史还要直接装备云南卢汉等人的部队，蔣介石和他本人都非常伤脑筋，都不能不虛与委蛇，因蔣介石不愿因史迪威一人而开罪美国。所以何当时結論式地說：“你們更应体貼委員長苦心，忍辱負重，千万不能出乱子，影响大局。”何应

欽回国把駐印軍当时情况和官兵感情轉告蔣介石。蔣介石为避免廖耀湘、孙立人与史迪威及其參謀长柏特諾等直接多所摩擦,引起最后决裂,他又送去一个性情最温和的郑洞国来到兰姆伽当新一軍軍长,把当时駐印軍仅有的两个师(尔后再运来一个师)編为一个軍,隶属于駐印軍总指揮部。一方面实行何应欽說的自己暗中保持整然的体系,另一方面使郑洞国居間緩和与各师长与史迪威及柏特諾之間的直接摩擦。最后蔣介石还派他的儿子蔣緯国到駐印軍任职,也意在联络美国人,居間協調感情。但是这种迭床架屋的指揮体系,曾引起史迪威的抵触,他根本不許郑洞国过問指揮、行政与补給等事,把他閑散丢在一边。郑只能作为当时駐印軍精神领导的象征而已。

史迪威违反蔣介石的意图指揮駐印軍孤軍深入緬北

1943年下半年,史迪威本人即傾全力計劃准备調动軍隊回师緬甸,縱然英国軍隊不动,他决心指揮中国駐印軍三个师单独打入緬北。云南怒江两岸的中国远征軍部队(卫立煌指揮),則渡怒江与駐印軍会师,以打通中印公路。当时蔣介石与史迪威等都迭次請求英国尽速反攻緬甸,但英国一再欺騙中国,口头答应得很好,但按兵不动(当时蒙巴頓勳爵任东南亚盟軍最高統帥,曾到重庆,預允尽速反攻緬甸,但就是按兵不动)。史迪威不管蒙巴頓如何行动,他都要傾全力以赴。1943年冬,他亲自指揮中国駐印軍部队与一部美軍(一个步兵旅及一个工兵团与庞大的后勤部队),第二次翻过印緬边境的野人山进入胡康平原(即伊洛瓦底江一个重要上源),与日本十八师团前哨部队和前进据点实行广正面的接触。

由于史迪威使用美国联络官控制駐印軍的阴毒办法,引起中

国官兵的极大反感，既达不到统驭的目的，更不利于指挥作战。1943年冬，新三十八师在回师緬北的初期各个战役中，都遭受严重的挫折。例如美国联络官指挥新三十八师的一个营作战，在大洛前线受挫，三个月没有一寸的进展。1944年1月上旬，新二十二师超越新三十八师进出大洛、猛关一带，该师师长廖耀湘命令所属之六十五团团长傅仲良不依照史迪威及联络官的作战计划，而改向大洛进军，全歼大洛日本十八师团的一个加强营，揭开打回緬北胜利之端。史迪威因六十五团团长不听他的命令，将他撤职并准备遣送回国，改以美国军官加伦上校接任六十五团团长。廖耀湘以傅仲良打了胜仗，同时认为美国军官来当团长是干涉师内主权和行政，乃坚决拒绝，并报告蒋介石。蒋复电认为处置得当。这一事件引起新二十二师全体官兵与美国人之间的大摩擦。美国在新二十二师的联络官史密斯上校、六十五团联络官菲西中校与史迪威总部的部分人员以及其他多数美国联络官，亦都认为史迪威在这一事件上处置失当。廖耀湘以得到蒋介石的支持，更坚持不让步。当时部队已进入战地，正处于作战紧张期间，师内大多数的美国联络官认为不能如此僵持下去，这对作战及中美关系都不利。史迪威最后被迫收回成命，恢复傅仲良六十五团团长的职务。这是史迪威在驻印军中横行霸道第一次受到的最不体面的打击。在这以后，史迪威才停止直接干涉新二十二师的行政。美国联络官则主要负责补给，帮助策划作战，代史迪威检查作战任务之执行。

蒋介石热望与英国蒙巴顿所指挥的东南亚盟军主力(英国)共同反攻緬甸，但不主张驻印军孤军冒险入緬，重蹈1942年第一次入緬失败的覆辙。1943年12月初旬，蒋介石在参加开罗会议之后回国途中路经印度时，停下来找廖耀湘、孙立人和史迪威面询情

况,并討論反攻緬北的軍事問題(当时駐印軍三个师只有廖、孙两师訓練完成,并正在陸續向印度东北部集中)。蔣介石在开罗會議归途虽很高兴,心情舒暢,但他始終未得到蒙巴頓即以主力支援駐印軍反攻緬北的确切諾言。因此,他主张暫保留原态势,不宜孤軍深入密支那地区。蔣介石亲自拿地图当面指示廖、孙与史迪威(由宋美龄翻譯,无他人参加),最前綫暫停止于当时的到达綫(猛关西北伊洛瓦底江北源即精德温 Chindwin 江上的一条支流,在新平洋以东約二十公里),以等待英国軍隊主力的行动。

不到一个月,即 1944 年 1 月初旬,史迪威即违背蔣介石当面亲授的机宜,认为当面之敌,只日本十八师团,又沒空軍掩护(当时美国十三航空队已集中于該方面直接支援駐印軍,故已能絕對制空,并形成压倒优势),而当时十八师团火力稍逊于駐印軍的廖、孙两师,加上美国一个步兵旅与后續可能調用之新三十师,认为占絕對优势,可以一举进出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因而立刻发动大規模行动,首先攻破猛关,击破十八师团的主力,前鋒利用空投补給,不顾后方交通,直薄密支那地区。

当时廖耀湘、孙立人一方面打电报报告蔣介石,一方面仍遵照史迪威的命令行动。蔣介石对史迪威拿中国軍隊冒险孤注一擲的办法是不滿意的。他打电报給廖、孙等一方面服从命令,同时应小心謹慎;又电史迪威要他注意与盟軍协同行动,并婉劝他不要冒险深入。史顾虑廖、孙随时可能直接接受蔣介石的命令行动,使他感到不安。史在猛关前綫曾单独找廖耀湘談話,不用翻譯,直接用英文和法文交談。史首先对廖說,他現在处于很为难的地位,虽然打了胜仗,但重庆反对他的意見和作战方案。他問廖:“你是不是接到蔣委員长的直接命令?”随即又說:“上次緬甸作战(指 1942 年入

緬战役),我确知他直接发令指挥下面的部队,结果之惨,你是知道的。如果他这次仍然是那样做法,那你我都可能功败垂成。为了共同事业的胜利,迅速地打通这条通往中国之路,我希望你要支持我的断然打通这条路的作战计划。”他又说:“我俩都是正直的军人,不是政客,应该以军人的态度和思想方法考虑当前的敌情和任务,并根据以作决心处置。”

在猛关战役以后,廖耀湘对史迪威有了良好的印象,并被他激昂的态度所感动。当时廖并不掩饰和蒋介石直接有电报往还,但对史表示,只要对共同的事业有益处,只要确有把握打通中印公路,而又不使军队陷入孤军深入的境地,决定支持史迪威的作战计划,忠诚地执行他的命令。史迪威表示很高兴,并分析了当前敌情与怒江方面的敌情。蒙巴顿在猛关胜利后,曾亲自到猛关前线视察,已部分出动英军(一个师,尔后在猛拱与驻印军协同作战),直接支援驻印军,并准备继续增加。史迪威向廖耀湘保证绝对的制空权,无论山顶水涯,他完全保证人馬粮秣械弹的空投,根本不依赖地上交通,更不必有后顾之忧,并保证永远不会发生1942年第一次入緬那样可耻的情况。因此,消失了廖耀湘和他部下的顾虑,准备一往直前地打下去。当时廖把史迪威的企图和信心直接电报蒋介石,主张暂时放手让他干去,并建议蒋利用英国粮餉、营房、教练设备和美国的武器与技术训练,再空运二、三个军在印度就地训练装备,随中印公路之打通,携带大批武器、装备、車輛回国。蒋这次赞成进军緬北,不再坚持原地停止以待英军出动的意见,但未答应即增加兵力。史迪威对廖耀湘积极支持他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计划及从旁对蒋进言,以减少这方面的阻力,表示感谢,減低了过去的摩擦抵触,不再干涉廖师的内部事务,并保升廖为新编组的新

六軍軍長。

但是打通中印公路的作战，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在駐印軍主力深入緬北到达密支那与猛拱外围地区的同时，日本緬甸方面軍总部为截断駐印軍前綫部队后方补給联络与扰乱整个印度打击英軍，集中了五个师以上的兵力，沿 1942 年英軍由緬甸退却的那条公路及兩側地点，直接进攻印度东北軍事重鎮英伐尔。英伐尔以北九十公里，就是加尔各答至里多空运基地的铁路干綫，而且距里多空运基地（駐印軍前綫各部与对昆明內运武器弹药的大基地与仓库集結地）不远。日軍如入无人之境，一举即攻至英伐尔城郊，不仅震动駐印軍，而且震动全印。所謂东南亚盟軍統帥蒙巴頓更是慌作一团，集中英国駐东南亚全部空軍、全部装甲車队（当时整个英伐尔圓周上是一道用战車构成的鉄墙），抽調来了几乎可以抽調的步兵师（約二十个师），最后还把駐印軍新成立的新三十师最后一个步兵团都拉上去充預备队，才把日本人阻住，然后才稳定下来成胶着状态。日本軍隊久攻（約三星期）不下，最后还是因天雨道路泥濘，又无法制空，被迫撤退。英軍慘胜，連跟踪追击的能力都沒有，日本人走远了，才慢慢地象老牛一样逐次向緬甸推进。

当日軍进攻印度东北部英伐尔时，进入緬北的中国駐印軍官兵都感动搖，因为这是对緬北駐印軍第一綫主力的一个致命的威胁。如果攻击成功，則入緬軍的空运基地和通加尔各答的铁路綫，都将一齐被截断。廖耀湘甚至打算在最坏的情况下（即日本进占印度），由印度东北部之沙地耶翻喜馬拉雅山向西康之巴塘、里塘退回中国（廖曾在一個英国种植茶园的大庄园主那里看到一份詳細地图，知道那里有一条羊腸小径可通，甚至可走驢馬，只約一星期行程沒有人烟）。日本前綫軍隊也宣传要把入印中国軍隊第二

次困死在野人山。蔣介石这时也有一点沉不住气，要求停止向密支那前进，要求确保退路安全，不能再一次使中国军队困逼野人山中。史迪威比较明了全盘状况，认为更要加速向密支那、猛拱前进，再一次找廖耀湘谈话，稳定军心。他说：“蔣深受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影响，只怕退路被截断，这是没出息的想法，眼睛不能总是看后面。蔣以为日本人集中力量进攻英伐尔，对我们的后路将造成莫大的危险。我则认为日本人这场进攻，对我们带来莫大的好处。首先，这压迫印度的英国人，不能不拚全力与日本人作战，迫使英国军队不能不与我們一同打回緬甸去。其次，日本在緬甸的主力打击方向没有指向駐印軍，使我們避开了这一猛烈的冲击，这对我們是一件大好事。現在已不是 1942 年日本直下新加坡、緬甸的时候了。印度的英国人已获得了喘息与准备的机会，他們这一次决心保护印度，首先决心在英伐尔站住脚。他們空軍占压倒优势，有那样多的战車、重炮与步兵师，后方交通又如此便利。日本人仅靠一条急造的軍用公路，又不能从空中补給第一綫的兵团（这一点史迪威判断是正确的，因为尔后的事实証实了）。現在英国人已在英伐尔城郊站稳住脚，在英国这样火力杀伤之下，日本人纵然攻击精神旺盛，也不能經受較长时日的消耗。”他认为駐印軍正应乘日本人进攻英伐尔的机会，不能調集強大的預备队向我們反攻的机会，我們应乘虛直搗密支那，打通中印公路。史迪威調新三十师之一个团及美軍的一个混成团，由丛山峻岭热带森林中的羊腸小道，用重金雇用土民帶路，秘密行軍約二星期，完全靠空投补給，出乎日軍意料之外地接近密支那地区，并一举占領密支那飞机场，立即以大批飞机大胆地空运新三十师主力在密支那机场，冒敌炮火着陆。随后利用日本人在雨季不易增援密支那的时机，經約一

个月反复強力攻击，打下緬北日本人最重要的战略要点。当即与由怒江东岸进至騰冲的远征軍五十四軍方天部会师，迫使日軍由整个战綫撤退。

史迪威对日軍攻英伐尔不能成功的判断，与乘日軍攻英伐尔之际，利用緬北日軍之空虚薄弱的机会，孤軍深入密支那，最后打通中印公路的計劃成功了。在日本被迫由英伐尔退却之后，蔣介石也认为中印公路打通的可能性大大增加。他这时也同意增加駐印軍的部队，特由云南空运五十四軍两个师即十四与五十师在印度东北部着陆，在战場直后方装备訓練，于1944年9月初扩編为两个軍，即新一軍与新六軍。新一軍轄新三十八师与新三十师，以孙立人充軍长；新六軍轄新二十二师、十四师与五十师，以廖耀湘充軍长。

美蔣关于装备中国軍隊問題，尤以装备八路軍問題，发生矛盾和破裂的情况是这样的：

在装备中国軍隊的問題上美蔣的主要矛盾

史迪威想利用装备問題，抓住大量中国軍隊，把它变为变相的美国雇佣軍，即：由国民党出人，美国人給予装备，一切行政指揮，由美国独攬，不容蔣介石过問。这說明美帝国主义无视中国的主权，体现为史迪威的野心勃勃。

当駐印軍进攻緬北的时候，史迪威曾对廖耀湘說，他早已建議蔣介石多运一两个軍进印度，装备訓練，但蔣介石不愿意，好不容易才說服他把一个破烂的补訓处空运来印度編为新三十师。史又說，蔣介石以为把軍隊送到印度，似乎就失掉了它的样子，宁愿把这些部队放在云贵山区，吃不飽、穿不暖，拿几根旧步枪，一点战斗